

皇朝經世文續編目錄

卷八十三兵政二十二 勦匪下

前赴山東剿賊疏

奉 旨覆陳疏

平定擒匪策

通籌滇黔大局疏

進駐涇州籌辦軍務疏

分道進剿布置聯絡情形疏

復李制軍書

設法嚴拏哥老會匪片

操練西丹備調片

請 准匪首投誠疏

稟辦匪鄉事宜

通稟籌議緝捕海盜

辦理學堂鄉情形第二稟

擬分任文武大員查辦匪鄉疏

卷八十四刑政一 刑論

與王咸齋太守論自新所書

罪疑惟輕說

體法外之仁

戒濫刑

慎疑獄

曾國藩

曾國藩

程祖植

曾國藩

左宗棠

左宗棠

劉 蓉

豐 紳

劉永璋

徐慶陞

徐慶陞

徐慶陞

張之洞

張 誠

裕 謙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泉陶論

書榮陽傲

書張文和公軼事

審明迤西續獲匪犯就地正法片

慎重刑章疏

酌擬搶劫重案就地正法各條疏

遵照籌議軍犯情形疏

命盜案件請暫行變通辦理疏

人命重案礙難遽復舊制疏

卷八十五刑政二律例上

籌議嚴禁鴉片章程疏附總論並戒煙方

重禁吸煙以杜弊端片

對用刑說

脩例宜慎

平反冤獄

請飭刑部增改條例疏

服制命案例無明文請飭議專條疏

剝船盜米案酌擬變通辦法疏

情輕盜犯請飭部申明舊例疏

請另立專條嚴辦鬪匪疏

請懲辦南山匪徒疏

上莫善微邑侯書

李元度

周樹槐

李元度

林則徐

胡慶源

邊寶泉

丁寶楨

劉錦棠

劉錦棠

林則徐

林則徐

管同

宋邦德

宋邦德

王憲成

錢寶廉

錢寶廉

孫毓汶

鄭訓承

張之洞

葉伯英

秦榮光

卷八十六刑政三律例下

香港交解華人逃犯例章通商約章類纂

奏定外國交出中國逃犯辦理章程同治五年總署王大臣

奸民誘拐人口賣與洋船變通懲辦章程

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總署王大臣咨南洋

外國流氓無論搶劫中外民人貨物由地方官捕拏送辦總署王大臣咨三洋

英人槍斃華民擬絞決稟

洋行買辦華人涉訟由華官訊辦總署王大臣咨南洋

滇案擬結緣由疏

通商口岸關係甚大英人命盜及審斷交涉案件委員觀審章程總署王大臣咨南北洋

致陳荔秋星使

論招工

索逃犯議

禁豬仔議

卷八十七刑政四治獄

審明丁燦庭等兩次京控疏

定讞必平恕

案宜早結以免拖累

至誠開導令愚民悔悟

決獄貴有斷制

受訴不可執成見

耐煩聽察務得確情

李鴻章

朱鳳梯

李鴻章

徐慶陸

李東沅

李鍾珏

李鍾珏

林則徐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宋邦德

戒株連

請臬憲區別齎匪稟

請飭永革陋習以重命案疏

據供先結以清庶獄疏

清理積案以甦民困疏

設法清理監押人犯并勒限查辦疏

奏為刑賞失中謹披瀝直陳疏

為杜訟根株連苦累小民疏

奏為重案未協有關治本民心疏

遵旨查覆東鄉一案疏

條陳辦案積弊疏

請清釐刑獄疏

建設待質公所擬請按提經費疏

卷八十八工政一土木

籌辦戰船情形疏

造船開工日期併船廠情形疏

江岸坍塌謹陳籌堵情形疏

機器到工已齊并船廠現在情形疏

運木到工船身告成並鐵廠教造起限情形疏

船工將竣謹陳善後事宜疏

查悉工程積弊請飭部妥議章程疏

派營興脩城工告竣疏

宋邦德

何紹祺

鄧慶麟

張道淵

丁日昌

文煜

丁日昌

王昕

卞寶第

張之洞

李宗羲

陳彝

徐克剛

畢道連

周家楨

駱東章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沈葆楨

許應鑾

楊昌濬

捐建鐵橋夾片

會籌脩築要工片

脩理直督各工完竣疏

岑毓英

銜榮光

張之洞

兵政二十二 勦匪下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前赴山東剿賊疏同治四年五月

曾國藩

竊臣欽奉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諭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侯曾國藩著即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賊兩江總督著李鴻章暫行署理江蘇巡撫著劉鄩暫行署理欽此又准軍機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初一日疊次 上諭飭臣趕緊赴援保衛畿輔等因臣部署一切擬于月內起程先赴徐州以徐州為老營派一良將駐紮清甯臣亦當親赴清甯一帶察看形勢惟檣林沁以督師重臣將爾捐軀震遠近之人心長逆賊之凶焰朝廷責臣討賊至切且速即山東官民亦望臣星速北上臣躊躇再四有萬難迅速者數端請為我 皇上縷晰陳之臣自江甯起程不能不酌帶壯勇數營以資護衛查臣部現有之勇除劉連捷等新調江西易開俊等分防皖南皖北外金陵未撤之兵僅存十六營人人思歸三月間因御史朱鎮參奏 諭旨飭令裁撤當即宣示各營飭將秦淮河淤土挑竣一律撤遣此次聞有山東之行各營紛紛求歸不願北征勸諭三日始定議裁撤者十二營北征者僅四營又新募兩營合三千人作為隨臣左右之親兵此外惟劉松山寶國之軍相距較近現已飛檄往調等候劉松山前來如其部卒不願北征臣亦不復相強當酌帶楚軍將弁另募徐州勇丁做臣處之營制而約束之存楚師之規模開徐兗之風氣李鴻章所部之淮勇已稍習于北方矣然尚專食稻米不慣麥麵若徐兗間能另出勁旅則北路數省到處相宜臣鑒于金口兵勇之禍不敢強楚勇以遠征現僅劉銘傳周盛波兩軍歸臣調遣淮勇雖稱勁旅人數尚少不敷分撥不得已為此迂緩之謀添募徐方之士約須三四個月乃能訓練成軍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擒匪積年擄掠仗馬極多此次蒙古馬隊潰散恐亦為賊所得現聞賊馬多至萬餘匹馳驟平原其勢甚銳臣處音亦有二千餘撥交左宗棠李榕共三百匹外餘皆撥交曾國荃鮑超兩處數月以來其謀曾國荃李榕部下者業已全數遣散其隸鮑超部下者即係上杭飢餓之軍尚未安撫就緒劉銘傳一軍添募馬隊甫經李鴻章于三月間奏請出口買馬臣亦擬在徐州添練馬隊派員前赴古北口一帶採買戰馬千匹約計往返程途至速亦須三月加以訓練非再得兩月斷難集事若兗不佐以馬隊而強驅步兵以當騎賊雖肯育之勇亦將不使自虞此其不能迅速者二也扼賊北竄惟黃河天險最為可恃防河之策自為目前第一要義臣上次摺內即擬由河南山東撫臣另造船板仗船現在事機尤緊直隸秦豫三省均須迅速造

船分列河干以壯聲勢據吳崇所奏江南之船與黃河水性不合與臣前奏相符所有斟酌船式採辦木料招募水勇應由該三省督撫悉心籌畫因地制宜惟砲位一宗北省較少金陵存留尚多臣擬撥炮三百尊分濟三省派船解至濟甯州由該三省派船前來迎接黃河水師辦成畿輔可永無捻匪之患其事雖緩其利甚大然非有四五月功夫難期就緒此其不能迅速者三也至于劉銘傳一軍不宜遽入直隸宜剿賊于黃河以南臣于上次摺內陳明在案茲奏節次寄諭嚴催劉銘傳渡河徑赴劉長佑軍營果使千事有濟自應設法北渡惟目前濮州范縣鄆澤鄆城等處黃河南岸一片賊氛若非節節掃蕩焉能街過北岸若必遠避賊鋒繞路行走則上游須繞至河南蘭儀等處下游須繞至山東兗城長清等處非迂繞五六百里不能逕渡河北且該軍現在南岸尚可遇賊一擊若賊未北渡而該軍先至北岸反置勁旅于無用之地似于軍情地勢均未相宜臣昨接劉銘傳來文批令在魚臺滕縣附近運河之處駐紮候撥糧運稍有把握再令進駐濟甯正善間接奉五月初三日寄諭防劉銘傳由金鄉嘉祥一帶黃河南岸向西兜剿又接國瑞來咨亦欲劉銘傳在黃河南岸協剿與臣暫不北渡之說相合以理勢揆之黃河夏秋盛漲劉長佑親統大軍防堵河北該逆應難飛渡不特劉銘傳目下不宜渡黃河也即將來事勢稍定亦不宜令黃河之兵兼顧河北查河北僅有直隸一省近年捻患尚少河南有齊豫蘇皖四省近年捻患尚多據臣愚見直隸宜另籌防禦之兵但令分守河岸齊豫蘇皖四省宜另籌防禦之師不使馳援河北蓋楚勇向例每日僅行四十里黃河船少萬人渡河動逾旬日若令時而北渡時而南渡我則疲于奔命賊則相去已遠殊為非策此因行軍不能迅速不能兼顧直隸者又其一端也僧格林沁之忠勇絕倫婦孺皆知華夷傳誦其統兵追賊日行七八十里或百餘里不等然步隊不及馬隊驚馬不及良馬勢必參差不齊聞僧格林沁于三月馳至汶上步隊後七日始到兗州馬隊亦有後二日到者行走太速不能自帶米糧埋鍋造飯行文州縣令其供支麵飯兵燹困苦之餘州縣力難具數千人之食又或倉猝得信家丁逃匿或兩縣交界彼此推諉將士爭先落後飢飽不均有連日不得一餐者其隊伍難整在此其行軍神速亦在此臣處行軍之例每日紮營支帳埋鍋造飯不向州縣索米供應略師古法日行僅四十里少或二三十里李鴻章之淮勇亦倣楚師之法其步步穩妥在此其行軍遲鈍亦在此僧格林沁剿辦此賊一年以來周歷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五省若他人接辦此賊斷不能兼顧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即齊豫蘇皖四省亦不能處處兼顧如以徐州為老營則山東祇能辦兗沂曹濟四郡而濟東泰臨以兵力不逮矣河南祇能辦陳歸二郡而開許南汝以西力不逮矣江蘇祇能辦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辦廬鳳潁泗四郡餘屬皆力不逮矣此四省十二府州者縱橫千里從古四戰之場歷年捻匪出沒最熟之區若以此責成督辦之臣而以餘屬責

成四省巡撫則汎地各有專屬庶務漸有歸宿此賊已成流寇飄忽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以制無定之賊此因行軍不能迅速遂不能偏顧各省又其一端也方今賢帥新隕劇寇方張山東之望援急于星火而臣策仗事乃在半年以後北路之最重莫如畿輔而臣策直隸乃須另籌防兵此皆駭人聽聞之言殆不免于物議紛騰交章責備然臣籌思累日非專力于擒匪最熟之十二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禍理合直陳愚備 聖主之採擇

奉 旨 欽 此

聖主之採擇

曹國藩

竊臣於七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現在髮捻股匪廣聚豫豫該省兵力不敷剿辦著曹國藩喬松年迅飭張得勝史念祖等軍馳赴豫省會合李世玉等將賴汝洗等股匪剿除淨盡并著曹國藩添派官兵并飭副都統托倫布富森保等馬隊星馳前赴吳昌壽軍營聽候調遣其春壽及烏爾圖納遜兩起馬隊亦著曹國藩為松年速飭赴豫助剿勿稍遲緩統北是否尚有路匪官軍現在剿辦情形若何及如何布置一切情形即著迅速馳奏此後統鄂防剿事宜官文等當隨時具奏毋得仍前濡緩致朝廷久深殷盼曹國藩并著遵奉前旨酌量情形擇要前進駐紮以便就近調度等因欽此查雒河集解圍以後髮捻西竄分為兩路其向北路者為張總惠任柱等首由柘城太康扶溝滑州徑趨而西現聞將至汝洛尚無確耗其向南路者為賴汝洗李允等首由太和竄至沈邱踰陳州周家口一帶臣於半月以前已檄調直隸提督劉銘傳全軍馳赴周家口後接陳州知府告急之稟又添調烏爾圖那遜等馬隊同援陳州積潦沒途行走極艱然屈指計之該兩軍日內當已抵陳州與賊接仗矣北竄汝洛一股臣軍萬難追及南竄陳州一股有劉銘傳等兩軍應足制之萬一兵力尚單再派周盛波托倫布兩軍前往助之周盛波之步隊臣批令進駐亳州以便就近援陳托倫布之馬隊前來謁見時臣已面囑其整頓一切豫備赴豫矣此臣酌派馬步各隊援剿河南之情形也 諭旨又飭富森保前赴吳昌壽軍營查富森保之馬隊即係色爾固善所管之一起富森保現在肅縣因大水阻隔患病未愈不能來營與臣一見色爾固善曾來臨淮臣接見數次據稱馬隊馳驅太久又在曹南新挫人馬俱疲槍械不齊馬匹多缺必須大加整頓乃可剿賊臣囑其即在徐州認真整頓不特色爾固善一起然也又有達爾濟一起係奏明由山東撥歸臣處者現據閭閻謠言稱達爾濟在兗州患病察哈爾官兵病者幾及一半派訥穆錦帶吉林官兵及馬勇先到徐州現亦人困馬疲急須整理又有帕克巴札普一起係新由察哈爾調來者官兵不嫺戰事馬之病斃者尤多是數軍者若非大加整理斷難驅之向敵臣本欲急赴徐州料簡一切無如月餘以來淮河盛漲沿河民居及臣之營壘皆在水中築堤捍禦時虞潰決百物缺乏臨淮屯紮重兵應儲之軍糧器械應修之米倉藥庫

均未就緒大小道路處處被淹應候晴久水涸乃可起程赴徐此馬隊必須整理臣尚未至徐州之情形也 諭旨又令臣酌量前進擇要駐紮以便就近調度臣雖至愚豈不思步步追逼急圖殄滅之方惟臣細觀賊情已成流寇行徑若賊流而官兵與之俱流則節節尾追者著落後假令此時追至汝洛待賊南趨光黃又折而追至光黃或賊東趨徐兗又折而追至徐兗雖終歲奔波終無大損於賊臣之愚見常欲堅持初議於擒匪必經之途駐紮重兵如劉銘傳駐周家口賊若回竄扶溝鄆陵即自周口迎頭擊之張樹聲等駐徐州賊若回竄永城蕭縣即自徐州迎頭擊之推之賊竄蒙宿則劉松山等自臨淮迎頭擊之賊竄曹單則潘鼎新自濟甯迎頭擊之變尾追之局為攔頭之師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寇庶幾漸有歸宿 皇上如以臣議為可採則於臣駐兵四處之外請 旨敕下湖北河南督撫於豫之鞏洛宛鄧楚之隨襄黃麻各駐勁兵一枝與諸將堅約重在攔頭迎剿不重在賊退尾追似亦制勝之策近人多謂擒匪並無大志旦夕可平檄臣獨慮擒匪或成流寇禍患方長此賊有甚似流寇者一端有不甚似流寇者一端凡流寇所以日聚日眾非良民皆樂於從賊也祇因賊騎剽劫掠居民不得耕穫百里廢耕則百里之民從賊偷活千里廢耕則千里之民從賊偷活今鳳麟徐泗歸陳等郡幾于千里廢耕而官兵又騷擾異常幾有賊過如斃兵過如洗之慘民圩仇視官兵於賊匪反有恕詞即從賊亦無愧色此甚似流寇之象證之可危者也凡流寇如無源之水聽其所之而此賊尚着總蒙亳老巢蒙縣皆田荒屋毀而蒙亳尚有田園之樂斯又不甚似流寇證之差善著者也既於四處設立重兵以遏其流又擬查辦民圩以清其源先告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屬之圩分別良莠大加懲治其餘有柘州縣次第查辦近日出有告示一件抄稿附呈 御覽臣駐紮之處仍應以徐州為老營以臨淮濟甯周家口為行營庶於清查民圩督飭諸將兩有裨益

平定擒匪策

程祖植

自來流寇之起也或困於飢寒或激於殘暴不過赤子之弄兵潢池而擒匪不難也原於習俗之凶頑成於髮賊之挑動始猶聚之則為盜賊散之則為農商今則分隊立帥顯於官軍為敵於是時也無論賊不可撫即撫亦不受惡得不善所以撲滅之方哉竊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是故平擒匪之法與平髮賊不同何則髮賊之長技在據其窮計亦即在據其得勢在分其失策亦即在分蓋據則我雖艱於收復而實便於戡殲分則我雖困於備多而使亦因而力弱若擒匪則流而不據合而不分也流則奔突無常使我疲於奔命合則人眾勢敵我時有兵單之患又况髮賊長於攻擒則不攻而亂竄賊所恃者步擒則所恃者馬其勢又各有不同者哉然而賊匪之形不同而我之尾追而未能逆擊徒逐而未能多殺者其失

則同此其所以寇愈撲而愈熾也今就擒匪情形略籌方略則曰厚兵力曰擇地利曰選輕兵曰籌餉糈曰分賊勢曰刺賊眼而已矣晉王翦伐楚請兵六十萬人漢高祖困項羽必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非王翦之法漢高之不能戰也蓋多寡之數強弱之所以分即勝負之算所判由擒匪雖非楚項之比然殲大寇則必大舉審其形勢也某地建鎮某地設防何處出奇何處置伏分其責任也誰攻擊誰守禦誰應援誰犄角誰迎其頭誰披其腹誰扼其尾務使我軍八方齊集四面兜圍照應處處嚴密曉攻急不得潰入齊齊攻急不得入潰豫豫攻急不得潰於楚使如釜底之魚無路逃脫庶有可殲之機若不急舉大兵為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於東而匪馳於西匪踰於前而官軍蹙於後師老財潰民窮變起明季張李之禍可為前鑒所謂厚兵力者此也今夫陷虎者必以阱置兔者必以羅善兵者必置賊於死地何以異此昔陳奇瑜困李自成於漢中車箱峽正可聚而殲旂乃以專主招撫縱賊出峽遂至燎原蓋賊在深山密箐則易坐困在平原曠野則易狂奔制狂奔之賊不制之可坐困之地是由欲遏洪水之流而不築隄也況兵法步利於險騎利於易匪之狂奔以騎而任其處於利地何以制之昔楊武陵計驅羣賊入川委蜀為壑今似宜倣其意於皖齊豫楚四省擇一可設阱張羅之地成誘或縱或驅使彼投吾計中設堅圍坐制之用奇兵雕剿之務使既入不得復出或可剋期盪平所謂擇地利者此也擒匪行走趨捷若飛官軍雖窮力追之每苦勢不能及迨官軍至匪已飽颺去矣善用兵者匿其所短而奪彼所長今似宜另置選鋒挑選營中急足善行之卒別為二軍又或匪係何種人即募其相類者以相制凡衝鋒破敵追奔逐北以此軍當之若壯健有餘輕捷不足者置為後隊以為矯正之用如此則奪其所長非惟使匪不得優游休息以養精蓄銳且有迎頭者以截其前更可收前後夾攻之效而邊脅圩寨荼毒閭閻之患亦有所不敢逞矣所謂選輕兵者此也匪因糧於民無地無民即無地無糧官軍之糧必須轉運是以每多濡滯今似宜於將用兵之地預擇便利險要陸通輓水通舟者置嚴倉其地就附近郡邑給公平市價採買儲積其中官軍之至隨地支給至若所置選鋒與匪追逐之候宜仿古法如牛脯炒麵油麵之類先期製造行軍之際以此給之雖奔馳千里無糧腹之虞所謂籌餉糈者此也制賊之法賊利在分我必誘之使合賊利在合我必誘之使分昔人滅寇之法或招撫賊將使為吾用或誑惑賊黨使自相攻此分其黨也或乘賊行之際以奇兵動旅衝其中間截為數段或採賊散掠之時伺其分出急以輕兵掩襲使分者不得復合庶彼力以分而弱不至如橫流之不可禦夫治寇猶之治水昔禹之治水分為九河蓋以水勢太盛不得不分其流以殺其勢耳所謂分賊勢者此也匪馬肥捷一日可行二百里官軍當其前則不能遏其衝逐其後則不能追其跡匪常以此制勝此其眼也從而制之則被廢矣夫馬可陷之使斃可毒之使盡可誘之使來可駭之使奔可餌之使不能用

可拒之使不得逞古法具在擇其便於行者師而用之則敵騎庶或可制所謂刺賊眼者此也第趙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生未親履行間又未讀諸路文報兵情賊勢詎能得乎要領但痛盜賊之侵侮我國家塗炭我人民草茅發憤私心計畫如此謹陳之以俟裁擇

通籌滇黔大局疏同治四年

曾國藩

竊臣查滇省於天下為最遠黔省於天下為最貧當此事局糜爛之餘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然聖主紹承大統雖在新疆萬里之外猶且尺土在所必爭一民在所必救況滇黔尚屬內地豈得不力圖遠略規復舊基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江南者必以上游為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為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臣愚謂謀滇當以蜀為本即以籌餉責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為本即以籌餉責之湖南巡撫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剿即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省試就湖南言之近年西剿貴州東防江西本省之兵為數不少而又有東征一局以巨款解濟皖吳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處之籌餉愈多則本省之進款愈少斷不能大有為上年憚世臨派周洪印戈鑑等進剿貴州連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西城黔民已有來蘇之望當時若能乘勢進取北剿鎮遠南攻都勻即可與貴陽省城通氣勞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餉項無幾憚世臨不敢募勇添營大舉深入致負黔人之望今皇上慨然遠慮思出黔民於水火飭臣與李鴻章妥為區畫新任撫臣李瀚章本在臣營六年之久又係李鴻章之胞兄金陵同湘之將蘇軍得力之員多與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選將練兵專圖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東征局既裁之後只得酌添本省之釐以濟平黔之餉不能多供甘肅更不能分濟雲南謀一則情事餉分則力薄此謀黔之一說也又就四川論之近年肅清本省協濟外省亦已悉索微賦杆袖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萬山叢雜兵多則糧運極艱兵少則固匪難制即竭蜀力以圖雲南尚恐無濟又況川北之保寧龍安鎮以重兵防甘肅之賊川南之酉陽瀘州須以重兵防貴州之賊其勢不能事事滇境而盡棄他處然滇省孤懸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東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隸四川雍正年間始隸雲南皇上不忍棄滇民於化外舍蜀別無下手之方僅使四川督臣能兼督辦滇省軍務之銜或竟赴叙州駐紮半年調度一切每月專解滇餉四五萬撫臣林鴻年進紮昭東庶幾有恃無恐而文武兵勇之相從入滇者去其有往無歸之懼乃可鼓其立功殺賊之心數月之後果能於昭東立定脚跟修明政事滇民感天子之不棄遐陬信撫臣之足資保障相率來歸共圖剿回之法然後開銅廠以興鼓鑄造戰船以利轉運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謀滇之一說也臣

亦知湘蜀兩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節帥進剿，則守黔省者將因援盡而終陷。非四川月餘運，則進昭通者將因糧絕而仍退。後此愈難措手矣。張亮基欲僱兵於蘇皖林鴻年，欲分餉於長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難期。僕蒙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責之湘撫，以滇事責之川督，則甘肅之餉應責成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諉。

進駐涇州籌辦軍務疏

同治八年六月

左宗棠

竊甘肅之患為回匪為土匪，而皆由陝回構禍而起。回民入居中國，由來已久，傳稱驪戎則陝西之回也，陸渾之戎則河南之回也。山戎則直隸之回也，徐戎則江西之回也。商曰氏羌，遏之域外，周兼戎索，著之域中，然皆臣服其人，未能變易其俗。其人雜處諸夏，舊本齊民，其經典則專習天方，別為氣類，雖新教老教有自相殘殺之時，東彌西彌有互相猜忌之隙。然至與漢民爭鬪，則援脅紛起，彼此聯結，一氣視若公仇。其聲息潛通，迅如郵傳。即如陝回肇衅之初，雲南回族即預逆謀，有稱普洱阿洪者，尚在賊中見為戎首。各省遇有調撥本地回民，必先通消息，俾陝回眾為之備。至甘肅回民久相勾結，即業經就撫之靈州、金積保、回馬、朝清、即馬化澂、清水、縣、家、長、川、回、李、德、或以馬械糧食顯與市易，吸其援陝，或以官軍聲勢浩大，勸其暫就安撫。相時而動，皆以同教一家，隱相親附。外雖貌為恭順，無異王民，內則暗肆披猖，仍汲他族，至如西甯之馬、朵、三、藉稱就撫，挾持官吏而西甯漢回兵民各務陰歸其掌握，名為官撫，回實則回制。官與滇回之包藏禍心，如出一轍。其黨堅交固，如此陰謀詭計，如此若概加剿辦，不特誅不勝誅，亦慮未變種人反側不安，致妨大局。若廣示包荒，隨宜招納，則賊心未死，轉瞬兵撤匪起，實在意中。甘肅所辦撫局，即前車之鑒也。陝回敗，甘肅之後，散布黑城子、預望、同心、各回堡地，與金積堡相近，有遊呈求撫者，有投附河州回巢者，有由中街渡河東竄，旋復敗回者，互相猜疑，不復如前此之固結。官回恐官軍進剿，勢將波及，有預先自陳為良回者，有因陝回侵掠，閉拒不納者。馬化澂亦上稟代陝回求撫，臣仍以前年分別剿撫之諭示之。生元禍福，聽其自擇，蓋欲申明神武不殺之德，與怙惡必誅之威，以期久遠也。劉松山一軍由清湖以指定邊花馬池，臣飭其先辦三月軍糧，節節遞運，然後前進到花馬池，後小不一，預察看馬化澂撫局及陝回離合蹤跡，再定進止。其金順、張曜之軍，則已向磴口進發矣。道員魏光燾進屯安化縣板橋及慶陽府城，提督劉端冕分屯合水縣，總兵張福齊進屯賓州，以西提督丁賢發進正甯，周蘭亭駐蕭金鎮，互相聯絡，就近屯壘，以利秦隴關鍵。撫災黎而裕軍食，臣駐軍涇州，瓦雲驛地居慶陽、汧隴之中，足資控制。策應檄雷正綰、黃鼎兩軍漸進，平涼、固原以剿北路，敢蹠逆回與南路之師遙相挾帶，峙饒糧勤屯，舉發援剿，戒安殺仍懷諭旨，祇分良匪不分漢回為久遠之規制，賊之本盡，殄國之不敢玩寇，以誤戎機，亦不敢求速而忘至計也。自回分起，官軍不

能制賊民聞僱募有被同逆攻破無家可歸流而為匪者有因官軍誅求無厭無所控訴激而為匪者如已撫之黃福祥彪彰等見求撫之靜甯州張貴即剛入鎮原之孫百萬等指不勝屈官軍因急撫同遇有成股土匪每以餉項優之示籠絡而安反側若輩則糾聚黨夥妄立營名自刻木印私製旗幟居然以統領官營自命徵糧民間藉肆剽掠無業之民趨之若鶩似兵非兵似勇似匪匪非匪似國匪派募徒為民害現聞臣軍度虜有赴各軍投效者有請助戰者臣擬挑其桀驁者束以營制餘均勒令歸農給以賑糧籽種收其馬械令各安生業毋相侵暴否則誅之此擬治逆回治土匪之大略也至甘肅兵事之壞由於餉太絀而營太多不擇將而廣募勇將領又勢力相傾各不相下任意進止無所稟承其勇數有一營僅止二三百名仍領五百名之糧每營每日派糧八百斤而以一半折取糧價兵勇數衍日食且猶不足將領之辦公薪水則惟務取贏故勇額自有逃亡而將領鮮有乞退者亦有雖一營而數多至一倍兩倍者如范銘所帶之勇十二營而人數實多至一萬數千則一人充軍一家隨之坐食與客軍之虛額相反而虛糜則同也故不能戰而亦不能守臣與穆圖善未嘗謀面而以所聞所見言之似愛克厥威在所不免諸將非惟不知感激方且狎之穆圖善非惟不加裁抑方且柔之隴事所以難於整理也臣雖渥叨 恩命謬領戎行而未接督篆以前事權不一臣於諸將苟令有不行即於穆圖善愛莫能助在乾州時曾恭錄 諭旨咨會穆圖善行抵涇州接受督篆尚未接准穆圖善咨覆所有兵事餉事一切自未便輕率置議謹一併據實聲明

分道進剿布置聯絡情形疏

同治八年八月

左宗棠

竊兵事有一定之規模有自然之次第其先後緩急之節則必審賊勢軍情應之臣自進駐涇州以來熟察甘肅全局北自花馬池而南少西為靈州迤南少東為環縣又東為慶陽為賓州正宵折而西南為涇州為靈臺迤而西包陝西沔陽隴州北境踰山而西為清水又西為秦州清水之南為兩當與徽縣成縣東連陝境南界蜀境而甘肅東路自北而南之路始盡以地理家飛鳥之數計之不過一千三百餘里以人行之數計之則幾二千餘里此甘肅自北而南之地勢也由花馬池而西少北為賓州又北為平羅由賓州而西南為中衛又西為古浪古浪西北為涼州涼州北為鎮番西北為永昌山丹又西北為甘州高臺肅州迤西而南則嘉峪關矣此為甘肅之北路由慶陽而西為鎮原為固原州由涇州而西為崇信西北為平涼府又西為隆德為靜甯州又西為會寧為安定又西北連蘭州蘭州之西北為碾伯縣為西甯府此為甘肅之中路由秦州而西為伏羌甯遠西北為鞏昌府又西北為渭源又西北為狄道州二百三十里達蘭州秦州南為徽成東為清水東南為兩當西南為西和禮縣又南為階州鞏昌之西南為岷州洮州及各土司地此為甘肅之南路以現在賊勢言之陝甘逆回萃於賓州所屬

平羅靈州中衛一帶具東竄靈金之賊經張曜擊之沙金托海磴口連解阿拉善定遠重圍窮追至廣宗寺復進賀蘭山距甯夏不遠宋慶又擊退鄂爾多斯及五勝札薩等旗之賊據張曜報金順等馬步各營又已行近磴口似邊外漸可肅清劉松山全軍七月十二日已由清湖馳抵鎮靖堡將糧運後路節節布置攜十二日之糧向花馬池前進計此時已抵花馬池進剿甯靈之賊北路兵力已厚似邊內亦漸可肅清南路秦州一帶河州竄回自李輝武吳士邁兩軍擊敗後六月十九日又經甘軍記名提督梅開泰擊之伏羌縣北六十里馬家峴擒斬頗多餘賊全遁歸巢蘭州運道漸已疏通穆圖善前此停運之餉均已悉數提去昨接藩司崇保來緘每月官商搭幫往來駁驛或五六百或七八百甚有轉機河州路逆近無大股出竄穆圖善所派記名提督涼州鎮總兵傅先宗總統喻止祥教天印彭忠國之二十四營臣飭其分駐徽縣榆樹壩高橋李子園娘娘壩皂角鋪以護完善之區通餉運之道俾吳士邁李耀南湯聘珍得隨時往來剿剿以速戎機似南路亦漸有肅清之望其中路平涼府屬固原以北陝回之疇零小戶多有撫營求撫者臣飭各地方官指荒絕地畝隨時安插馬朝清續稟陝回有急於就撫者有頑梗如教者臣仍以分別剿撫之意示之一面調道員魏光燾進駐慶陽提督劉端冕進合水以防環縣竄出之賊總兵張福齊進駐董志原之蕭金鎮分駐屯子鎮西峯鎮提督丁賢發由正甯進駐鎮原之驛馬關以遏甯靈橫溢之賊一面調陝西提督雷正綰由平涼進駐固原之古城川提督周蘭亭由蕭金鎮進駐瓦亭以扼南北之衝惟中路平涼一府古稱雄鎮自同逆肇衅以來府城三次失陷官軍頻年未遑剿辦守令多寄居村堡力不能制土匪甚且藉土匪自固假以義旅之名任其蠶食村堡如柔吐剛不辨良匪有鹽茶慶民張貴即剛八者因忿其兄剛五枉殺之事糾聚黨夥迫脅良民竊踞靜靈州莊浪縣丞轄境威戎鎮水洛城等堡攻破靜莊兩屬民堡五十餘處其黨侯得應攻破會甯通渭縣黃家窰各堡十七處又攻破會甯縣東北鄉民堡四處秦安縣民堡被攻破者未知其數聚眾至二十八營仿官軍營制旗幟器械居然齊整與鎮原匪首孫百萬遙相勾結擄掠之慘甚於逆回為平涼秦州一大患臣前以驛馬關有賊騎突至檄黃鼎派隊剿之路過鎮原縣時出不意擒孫百萬解營代理鎮原知縣廖溥明亦獲其弟孫百智解審臣親提孫百萬孫百智訊明攻破寨堡百餘殺人不計數當即斬決傳首犯事地方示眾以伸國法而快人心張貴聞知與其黨謀變並急臣前次欽奉寄諭都察院奏工部員外郎王夢熊遣抱以賊圍緊急等詞赴該衙門呈訴左宗棠度師入隴著即查明該處如有賊匪竄擾即行派兵剿洗以靖地方原呈着抄給閱看欽此臣欽奉之下詳察張貴罪狀尚有王夢熊所未及者此賊不除各屬殘黎難堪毒害且所擾之靜莊會甯各境本蘭州中大道秦安又蘭州東南孔道均未容稍有梗阻其地居甘肅南北之中甯靈之回與河狄之回往來勾結不由

靜莊即出泰安將欲南北分馳掃除餘孽而土匪從中作梗餉道堪虞若待駐軍防剿徒分兵力臣現調黃鼎率所部入成隊伍由崆峒化平川徑擣莊浪所轄威戎鎮賊巢調臣營務處前衢州鎮總兵簡敬臨由靈臺崇信經馬頰口以擣水洛城賊巢調駐秦州之員外郎銜中書吳士邁道員李耀南湯聘珍等撥所部進泰安清水會剿防賊南竄並搜剿踞秦安神峪河另股回逆如能迅速肅事則蘭州東西一律肅清省垣僅防河州之賊無須重兵其黃鼎仍回軍平涼進固原會同雷正綰進剿寶靈一帶回逆秦州之軍進剿河狄逆回而甘肅大局可期復振此微臣度隴規畫調度由東而西之大略也穆圖善前催臣進涇州接篆奉有諭旨昨復欽奉諭旨飭臣進紮秦州接篆比准穆圖善緘咨又已具指請旨竊維臣由關度隴必由中路本一定之局以形勢言之北可聯絡富靈慶固南可聯絡鞏秦東可屏蔽秦川西可直達秦蘭也以兵事言之北路劉松山定邊花馬池之軍距涇州雖僅數百里然兵燹之後郵傳不通文報往來必須從延安繞道已非兼旬不能達臣接劉松山緘牘又須酌量調度行知北路中路諸軍展轉迂回已虞貽誤若再移駐秦州則山谷間隔往返更多千有餘里尤覺聲靈難一通況當剿撫兼施之際隨宜因應事變未可預知臣駐軍適中之地尚可就近料量相機應之若移駐秦州偏於南路不但北路阻隔即中路亦運掉不盡似於大局所關非小且隴中頻年軍事之誤由於置平慶涇一道不顧專就秦安一絨餉道為苟安之計致匪回縱橫生良荼毒如此太豈不曰餉絀時艱宜緩匪而急回也又豈不曰宜先固根本通轉道暫委危局也而其效已可觀臣若舍涇州而進秦州局勢何以異此人之議臣者必且謂知有穆圖善而不知有國事知有蘭州而不知有陝甘臣雖百喙何能辭咎此臣所謂反覆籌維固知攸措者也且以地理遠近言之由涇州至蘭州一千零二十里由涇州繞秦州至蘭州一千一百六十里本無庸舍近而道遠而以賊勢言之秦州無賊靜甯莊浪有賊臣未可避勞而就逸如果北路事機順利臣當由涇州大道進平涼以赴蘭州縱或蘭州有急臣檄南路秦州各營為迎剿之師檄中路平涼各營為橫擊之師似亦易有把握至督篆交卸遲速之宜一聽穆圖善酌量陳奏要之甘肅兵事臣斷不敢居功如有疎失亦斷不敢以未接督篆諉過穆圖善合併聲明

復李制軍書

劉蓉

頃接京口賜函欣審台候多福旌節將蒞會垣潤別幾年渴思一見而麋鹿之性久矣山林不欲遠涉塵市欽企之至悵想而已所詢數端實切利病義難緘默據近所見聞逐件條覆以備采擇湖南會匪其源蓋發於蜀根株最深蔓延最廣蓋青蓮教之餘孽所謂紅錢會者其頭目曰帽頂總目曰大帽頂其最大者曰坐堂老帽設有管事人員各列名目不可勝紀入其會

